天山飛俠/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天山飛俠

◀上一回

第九回　山堂演武　元日盛軍容　梅館延賓　良宵開夜宴

下一回▶

堂外兩邊廣場上，早已搭好將台，六隊健兒已各亮出兵刃靜待命下，刀光矛影，映日生輝，明光耀眼，軍容極盛。鼓角鞭炮之聲方自停歇，山下面聚立的許多老少男女，立似潮水一般湧上山來，兩面廣場除山堂台階一面全被圍滿。起初，黃童白叟老婦幼女互相指點說笑稱讚，語聲雖然極低，因是人多，隅隅之聲四起，也頗騷雜。似這樣亂了不多一會，忽然將台上重又角聲吹動，群囂頓息，立時肅靜無譁。跟著又是一通急鼓，由山堂內走出六男一女，手中各捧令旗長劍，分向兩邊將台上走去，左邊是方明矩和馬驌、魯瑾三人，右邊是陸萍、周謙、小山主周靖和女俠淳于芳四人。山堂內諸長老一人未出，只王獅叟、馬玄子和與小山主同輩諸俠相繼走出，均往各廣場堂台階上席地而坐，共作旁觀。柳春本和幾個新相識的同門立向左面，忽見丁良由身後人叢中擠進，將手一招，忙隨退出去，往右方一看將台四人，越發心喜，便和丁良緩緩擠向挨近堂階之前觀看。身剛立定，台上四人已自發令開操。先是周謙手執白旗往下一揮，場中原是紅白二隊和那幼童隊，白旗一揮，紅隊和幼童的刀牌隊立即四面散開，只白隊排立場中，各把手中銀光雪亮的長矛一齊舉起，整齊如林，疏密問隔高下快慢全部一律，不差分毫。周謙二次把旗一揮，行列便自散開，各寬出方丈之地。柳春方想刀矛無眼，這長的矛，如若刺擊揮動，方丈之地如何施展得開？周謙已由快而慢，把白旗上下揮動，口裡喝著三十六字訣的號令，下面健兒便隨著旗令施展開來，始而動作如一，同招同式，等把三十六式演完，周謙忽然將旗正反連揮，立即捉隊兒比鬥起來。矛長地窄，看去本難施展，哪知

這班百練健兒的手眼身法步以及進退縱躍之間，全有尺寸度數，一絲也不紊亂。明明這一對中一個迴旋，耍起來的大矛花非帶上鄰隊不可，不料他這裡長矛舞處，鄰近的人不是正好低頭，便是閃身縱起恰巧躲過，可是各人均一心一意全神應付各自當前之敵，似並不曾顧及鄰隊，偏和腦後生眼一般，一點挨碰不上。開頭不十分快，柳春武功雖還未得上乘法髓，終是行家，還不甚代他擔驚，及至鬥到急處，耳聽眾矛相觸，一片錚錚叭叭之聲，宛如急風暴雨，又密又驟，那一隊健兒連人帶矛，已化做數百對雪團在場中滾轉，遇到最驚險的地方簡直問不容發。方看得目眩心搖，手上直出冷汗，忽聽一聲號令，白旗揮處，眼底白影一花，再看這一隊健兒，依然齊整整滿面春風，列隊當場。

周謙朝同台三人舉旗把手一拱，小周山主周靖略向陸萍拱手，互一對讓，便去台口，把手中紅旗連展兩下，白隊立即四散退去，先前紅隊旗士把手中大旗一展，紅隊健兒立即回覆行列，各把手中刀一揚，排立場中。周靖二次揮動令旗，眾健兒也和白隊一樣空出方丈之地，隨著令旗起落，急速演完一套大刀，共是四十九式，也是一律刀法純熟，身手矯健，精妙非常。演完又是交手比鬥，這場卻不是一對一，參伍錯綜，對手多寡不等，互相真殺真斫。那刀俱是秘製的百鍊純鋼，刀片既極寬大，又擦得明光錚亮，本就耀眼生花，這一交上手，日光照處，直似萬千條閃電飛虹，往來交織，上下翻飛，又都穿著一身白色皮衣，只有一條紅帶，看去益發晃眼。只聽刀風勁急，呼呼有聲，刀與刀觸，琤琤錚錚，匯成一片繁音巨響，火星亂濺，人數也似加多了好些倍，彷彿千團雪影虹光，中間雜著無數條尺許長短的紅蛇影子，在場中離合分聚，翻飛滾轉，縱橫起落，倏忽百變，看得人眼花繚亂，不可端倪。妙在是旁觀都不易看清，而交手的人用那等猛急的解數，又是時而單打時而合鬥，最多竟有以一當十，左右前後俱是敵人，甚或明明是同向對手進攻，忽然化友為敵，倒戈相對，防不勝防，打了一陣，不特無人受傷，並且越鬥越勇，儘管驚險萬般，仍是無事，刀法、身法、步法一絲不亂，休說一班新進門人歎為觀止，便王獅叟、馬玄子等大行家，深知是周氏獨門四十九手無敵神刀，參上空手人白刃的解數，所以精妙，但能練到這等純熟，可見都是一時上選、下過極大苦功的百練勇士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。

王獅叟初次見到，尤為稱奇，覺著山中勁旅已是如此，再上者可知。固然這六隊三千多幹城之士，多半文武皆通，均能各自為戰，受過高明傳授教練，與尋常名將手下所練精兵健卒大不相同，難得是人數這等多法，全都可以化卒為將，一以當千。以前外人多以為周氏父子僻處此山，延攬英傑，招納流亡，志圖匡復前明故業，耿耿孤忠，固可嘉佩，但是萬里窮荒，地介僻遠，勢蹙人稀，難與為謀，充其量，不過聚集上些遺老舊臣忠義之士，隱居山中，私奉前朝正朔，偶派一些手下去往中土，和敵人為點小難，保全幾個

善類而已，真要奮起義師，興滅繼絕，憑這點人豈不是夢想？連自己一向與他表同情的人，也覺事大艱難，極少指望，誰知到此一觀察，照連日和今早開山以來所見情勢，全山上下人等俱都忠義激烈，一德一心，悲壯沉著，謀勇皆備，自不必說，即以這些人才而論，山堂諸老所謂人定未始不能勝天，大義所在，惟有竭智盡忠，死而後已。

儘管皇柞衰微，歷數已終，仍欲鞠躬盡瘁，做一分是一分，不問成敗利鈍，便憑這一成一旅，謀致中興的話也不能說他全是夢想了，不禁驚讚無已。以王獅叟這等老俠尚且如此想法，柳春等一班後進門人見此聲威，自然觀感興起，初志益堅了。眾人正觀看間，周靖手中紅旗揮處，一片刀聲響過，銀光閃閃中群響頓息，眾健兒依舊各歸位列，肅立當場。底下便是陸萍、淳于芳二人，各持一面上繡一日一月，中有「飛」字的粉紅色令旗，立向台口。先是淳于芳揮旗發令，紅隊健兒退去，那肩上斜掛粉紅緞帶標識，一半手持單刀一半手持鐵枴，全都背掛藤牌，鬢右斜插粉紅得勝花，一個個生得粉妝玉琢、英氣勃勃的一隊孩兒軍，早由四面八方騰騰躍起，不論遠近，都是各人認定先前立處，只一縱步便就了原位行列，不少參差，別的不說，單這縱身一躍，便顯得捷比猿猱輕如飛鳥，姿勢靈活好看非常。眾童剛一立定，將台上兩個指揮便各把令旗揮動。這隊孩兒兵原是一刀一拐相間排列，號令一下立即分開。先是各歸一隊，用刀的歸淳于芳指揮，用拐的歸陸萍指揮，隨著旗令施展開來，刀法拐法各歸一色，各有五六十個，全以輕捷靈巧見長，與紅白兩隊又自不同。等到單練完了一趟，台上兩指揮互把手舉起一讓，隨即發令交手。眾童聞得號令，各使一個「鷂子翻身」中藏「蘇秦背劍」的解數，就地一個翻滾，一齊把背後圓笠形的藤牌摘下，一刀一拐，捉對兒朝對方各一點指，隨即動起手來。上來也是單打獨鬥，十來個照面過去，台上旗花號令一變，也由一對一變做夾攻混戰，刀拐各成一面，互相馳突衝殺，一時虎踞猿蹲，龍翔鳳舞，宛如峽蝶穿花，星丸流走，滿地滾轉，縱躍如飛，刀光霍霍，拐影縱橫，只聽兵刃相觸與藤牌招架擊打之聲響成一片，腳底卻聽不出一點聲息。鬥著鬥著又同使一個「投桃報李」的手法，各把手中兵刃相對換過。這一場好似要略分雙方勝敗，可是誰也不甘退讓，刀拐交換以後，兩下衝蕩抵禦越發猛烈。這些孩兒兵，年紀最大的看去不過十五六歲，旁觀諸人，好似多半代他們捏著一把汗，各把目光註定場內，連個咳唾之聲俱無。正殺得難解難分，前山忽又有鼓角之聲催動，陸萍隨即發令收勢，把手中令旗一揮。下面數百團人影刀光，立時散亂如織，同時一片刀拐牌相觸的繁音響過，晃眼之間，那兩隊人重又合而為一，復了原來隊形，俱是氣足神旺，面有笑容，直和沒事人一般，挺立當場，看得王、馬二俠連聲喝彩，贊妙不置。一面將台上四人一齊立在台口，各把令旗揮動，紅白兩隊人已回原來行列。

那旁觀的人，除卻本山隱居的舊臣遺老等文人，便是這些健兒的父老眷屬，知道今日還要大會操，一聞前山再傳鼓角，早紛紛往兩邊讓避，空出山下一面。台上四人往左邊操場看了看，各把令旗一揮一指，台下三隊人便把各人肩上斜掛的紅緞帶一理一扯，一片丁丁的繁音過處，各由緞帶夾層中抽出幾片極明亮鋒利的純鋼塊片，上面均附有機簧合筍，拿在手裡略一撥弄裝嵌，又是一片金鐵繁碎之聲響過，便成了一副下附一條短冰刀的本山特製滑雪利器。各自再把雙足挨次抬起，往那皮底快靴上一壓一嵌，便自緊附腳底。動作整齊迅速，轉瞬畢事。眾人回顧左操場三隊，一是飛抓套索，一是鉤連長槍，一是鐵錘，也剛操演完，穿上純鋼雪具。兩場六隊，各立場中待命。跟著前山二次鼓角聲起，兩邊將台上指揮七面令旗一齊展動，眾健兒齊就原地面向山下。柳春方料眾健兒是由半山滑雪而下，忽見旁觀諸人紛紛移動，走往兩側。丁良隨向柳春等新來同門暗中說道：「這是輕易難得見到的大操，上面還得看些，無須走遠。我們就在山堂石階上坐定看吧。」說時人已散了多一半，果然下去的人極少，多是各自約伴，就半山高處，各尋山石樹根和當中山道石級石欄凳上落座，往下觀看。

那六隊健兒早已蓄勢相待，忽聽一聲號炮，一道火花直上雲霄，眾健兒立即齊聲吶喊，各舞動起手中器械，由半山腰往下滑去。當地除正面上山堂的石級大道打掃乾淨沒有積雪而外，餘者全山均被幾次冰雪積滿，又滑又堅又厚，雖是半山，由上到下也有好幾十丈高。山勢雖頗傾斜，但極險峻凹凸之處甚多，途中更有不少怪石、大小樹木梗阻，並非純是斜坡一滑便可到底，有的地方須要繞滑讓避，有的須要中道騰起，凌空飛越過去，然後再踏實地滑下。山勢險易不同，不是成列下馳，但各有各的距離，先前一聲令下，各自參伍為群，分開前後，地勢不能由己選擇，只在車前暗中往下相度。下時頭排剛剛滑下不過丈許，二排便跟蹤飛降，三排以次也相繼追下，稍微失措，前後快慢不均，或是遇到途中險阻，讓避遲緩，或有蹉跌，雖然前後兩排髮腳相錯，但是冰雪滑溜，迅速如飛，只能加快，萬萬收不住腳，只一齟錯，至多不被第二排人踐踏，再後諸排決難躲過。好些新入門的弟子均是初次見識，見這六隊健兒一聞炮聲便似飛丸之走急坂，一排接著一排，有的單人獨馳，有的三兩相併，一齊往下飛降，眼看下面怪石巨木阻路，就要撞上，滑的人只把身子一閃，便自繞樹而過，再不，滑著滑著，雙足就冰上一點勁，縱身而起，雙手往外一分，越將過去，再似飛將軍凌空往下飛墮，身子仍是筆直挺立，毫不彎曲。晃眼跟前幾排已然及地，滑下千餘人，人數一多越發好看，只見滿山白影，帶著明晃晃的刀矛器械、五色標幟，飛星下瀉，不特身手輕靈，神速無比，一人也未失閃。因是山中各種操演，平日大半排日分隊舉行，人數不多，似今日這等全數在一處合操，難得遇到，連日和今朝又來有不少外客和新入門的志士，心料有人要看本山軍容，俱想人前顯武，一個個抖擻精神，施展全力，賣弄本領，格外演出許多花樣，益發驚險

絕倫，儘管除了有限二三十個舊臣遺老和這些人的眷屬，餘者差不多全是行家，似此本山特有的驚險局面、滑雪絕技，那沒見過的人們，全都看了個目眩心搖，咋舌不已。不消片刻，五隊健兒一齊滑到山腳，依然各歸隊伍，分立湖邊空地之上。

最後滑雪的便是那數百孩兒兵，一班外客和新進之士多以為這些幼童，儘管武功極有根底，畢竟年幼，力氣較為單弱，這等奇險的操演，能勝任的固然是有，決不能個個都和前五隊大人一樣，用以殿軍，當不似前人那麼勢子猛急。方在議論尋思，陸萍令旗一揮，便自發動，事情竟出預料之外。原來這數百幼童，多半都是山中隱居的一干名人子弟，從小練武，十九家學淵源，再經老少兩輩好幾位高人指點訓練，本領全有深的造詣，本來地位便比這五隊人高。先前刀拐藤牌，乃是陸萍、淳于芳新近教成，練熟不久，尚是初次當眾演習，未盡所長，這一滑雪，才顯出這班小英雄的真功夫，滑法也與前人不同。先是刀拐兩隊，疏疏密密，分左右隨意散開，不似前人，降時雖不成行列，前後左右各有距離，開頭陣容甚是散漫，等一滑動，先是三三五五成群下馳，有的超越前人，由人身側爭先繞越，搶馳而下；有的忽似失足滑倒，卻將身子縮成一團，手足刀牌一時並用，一路縱按騰踴，滾轉而下；有的滑著滑著突舍正面，往斜刺裡別一隊中馳去，恰好對面也有敵人斜馳過來，眼看撞個滿懷，倏地各把身子微微一扭，再定睛看時，兩人已挨肩對錯過去，連彼此的衣服器械均未沾上。似這樣接連二三十起，雙方隊中各有敵人，便自刀拐齊施，就那又滑又溜冰凍堅險的半山上鬥將起來。有的邊打邊往下馳，一面再避讓著沿途樹木險阻，這樣滑下還是極快，幾度交手便自到地，只是誰也不曾受傷跌撞，互相笑嘻嘻收手歸隊，功夫還不怎顯。最奇是每隊各有十餘幼童，一遇敵人交手，那麼傾斜滑溜猛急的下瀉之勢，竟會中途停住，各逞身手鬥將起來，有的還借途中石樹阻擋收勢，稍微取一點巧。那最高明的幾個簡直說停便停，活似身子釘在冰上，毫不搖動滑落，並還招架往還，接連好些次回合。一會全隊下完，只剩下這二三十人，仍在半山之上據山而戰，苦鬥不休，各逞身手，打得刀拐藤牌了當劈啪亂響，誰也不肯認輸先下，引得王獅叟、馬玄子和幾位外客俱連聲喝彩，直到淳于芳見狀笑喝：「你們彩頭已得，還不下去！當著諸位遠來的尊長前輩，只管班門弄斧作什？」隨說隨將手中令旗一揮，這二十多個小英雄方始停手，爭先恐後，做一窩蜂，電閃星馳，飛下山腳。

剛剛把隊排好，忽聽山堂上面喝道：「奉老山主令，今日元旦，座有嘉賓遠來，天已不早，就要開宴。著將壁虎、飛鷹、駭犀、水、火、雲、雷諸操一齊免去，只將五行九宮陣法如式演來便了。」眾人聞聲仰望，那發話的正是淳于震，立處卻在山堂後面的高處。那雖是延旭堂所在之地，因日月堂崇宏高大，冠絕全山，上面屋舍全被擋住，除非繞堂後，決看不見，這時忽然多了一座飛樓，約有三丈來寬，通體朱漆煥然，也看不出是何

種竹木所建，怎會由地上突然湧起，樓上三面軒敞，僅有四根樓柱，中有二十多人憑欄看操。柳春仔細一認，除山堂所見周老山主、雁山六老、中原三傑、江西四友以及後山隱居的諸位老俠、新來嘉客高人外，座上還多了一老一少。那少年氣度端凝華貴，年紀不大，看去不滿二十，元旦佳節，卻穿著一身素服，與諸老並列，不像是個後輩人物。老的一個鬚髮皆白，坐在少年身後，精神十分清朗，不時和少年問答，狀頗恭謹。

方想少年決非常人，忽聽丁良附耳低語道：「你看座上那位少年麼？那便是新由中土逃來的嵩山少主朱成基，身後便是老義士玉面神鷹金雷，隨來還有位姓劉的義僕，沒在樓上。連日鬧得天翻地覆，便由此三位而起，如今事情還不能算完。聽我師父口氣，不久便有要事須你去辦。我到此雖有了好幾年，一直沒趕上立大功的機會，到時，師弟卻須把我帶上，也不在我二人一見如故。」

柳春正想謙謝兩句，忽然又是一聲號炮，放起火花，那湖旁不遠大操場上，早已搭好了將台一座。這次操演陣法，仍是原有七人上去，卻由周靖為首主持發令，那六隊人也早開列場上，各按方位。先由五隊人分別排成一個方陣，只幼童刀牌隊居中，陣作圓形。開場六隊一體合操，再隨周靖令旗轉動，各自變換陣形，忽分忽合，參伍錯蹤，此往彼來，互相沖殺，勢子越來越急。乍看上去，好似各自為戰的一場大混鬥，只見六色標帶與刀光矛影混和一起，兵刃相觸，丁了當當響成一片繁音，喊殺之聲震撼山嶽，聲勢駭人已極，及至定睛細一注視，才知每一隊人各有一樣陣法，自相生化，分合如一，始終五人作一小隊，往來如織，各按五行生剋，互相變化，絲毫不亂。似這樣演習了一會，令旗揮動，一聲令下，全都停戰。眾健兒穿梭也似，就陣中略一馳走，晃眼之間又排成一個梅花形的總陣，仍是刀牌隊居中，外面現出五個門戶，人並未見走開一個，看去卻少得多。

眾方奇怪，忽聽一聲炮響，淳于震陪了馬玄子、王獅叟和另外兩個外客，帶了一隊先進門人，由半山上馳下，直奔操場。到了陣前不遠，周靖在將台上高聲喚道：「王、馬諸兄想令愚弟兄班門弄斧，區區小陣，何值諸兄一擊？請回去吧！」王、馬諸人未及開口，淳于震已代達道：「王、馬諸兄意欲逢場作戲，試試此陣有什妙用。恰值山主傳令，說望樓諸位遠來嘉客，讚賞他們練習純熟，意欲觀察禦敵時的變化，命我帶上幾十個稍微通曉此陣的門人來此攻陣，以博嘉賓一笑。只好連王、馬諸兄一齊陪來，事前已然言明，決不使用飛劍和重手法，只被陣中大隊人圍住，尋不到門戶，或是前有多人阻擋，便即算輸，並非真與他們硬對。諸位師弟可發號令，叫他們只管各盡心力應付便了。」周靖還要謙謝幾句止住王、馬諸人，只由淳于震一人率眾攻陣時，馬玄子已哈哈笑道：「諸

位老弟不必客氣，王獅兄萬里遠來，也該讓他栽個小跟頭回去，我不過是陪綁。你們只管施為便了。」王獅叟接口道：「我也深知此陣變化無方，中含正反生克之妙，此來原為考量見識，並非求勝，就被困在陣內，有什相干？諸位老弟與淳于妹只管施為，無須客氣：我和馬玄子單人各走一門，看是如何？」說罷，和馬玄子各把手一拱，一東一西，當先往陣門內馳去。周靖不便再說，只得聽之。跟著淳于震率領那一隊人，也相繼往中間陣門馳去。

柳春等憑高視下，看得畢真，見這三面攻陣的人馳到所攻陣門前面，陣中忽各閃出一個執旗的壯士，朝王、馬二人躬身行禮，道了聲「請進」，隨將手中大旗一揮，退了回去。王、馬二人立即空手馳人陣內。淳于震到了門前，說聲：「大家留意，隨我同進，不可輕敵。」便自領眾馳人。這三起人入陣之時毫無阻擋，也未見人迎鬥。眼看馳抵中心，周靖忽道：「諸兄請恕無禮。」隨把令旗左右連揮了兩三下，陣形立變，外觀仍是五個門戶，內裡情形卻是大變，六隊健兒疏密相間，化出四十九個小隊，橫七豎八列在當地。王獅叟本為試驗陣法深淺，居心不是求勝，但也不願困陷在內，一則入門已深，尚無一人出鬥，所有列陣的人，見了自己直如無睹，方要詢問，忽見陣中人影閃亂，跟著迎面來了五個手持長刀的健兒攔阻去路，揚刀便斫。王獅叟自不把這五人看在眼下，欲用空手入白刃的本領將那五人的刀奪過，再行前進，哪知這五人俱都不弱，個個行家，人更矯捷輕靈，連鬥了十來個照面，僅僅奪下一刀。五人見打不過來人，各自微笑，把手一招，如飛退去。王獅叟雖然看準身後左右列隊排立的一干健兒全是埋伏，各有變化，自恃本領高強，仍然不以為意，見五人略敗即退，將所奪大刀往地一擲，拔步便追。按說王獅叟的腳程自快得多，可是五人在前只晃了一晃便即無蹤，此外前後左右俱是敵人，東一叢，西一聚，橫七豎八，除非違了本意向前硬衝，對方不動手，只好由他，不去理睬，這時見五人跑出不遠，忽往斜刺裡一閃不見，不禁性起，也往斜刺里人叢中追去。

剛一舉步，便聽前後左右四面吶喊之聲震耳，同時前面閃出一隊手持刀矛弓箭之類的敵人，阻住去路，再試往身後一看，哪裡還有人影？外面景物也看不見，知道陣法神奇，並還附有法術，原路退出必已艱難，索性往前衝去。心念才動，忽有一隊童兵由右襲來，自己何等人物，怎肯與小孩較真？只得略微應付。

雙方才鬥了兩個照面，眾童兵忽然返身退走。王獅叟因對方攻陣的人是馬玄子，前去尚可會合，仍起急追。那幼童逃處卻在右側，也和前五人一般，晃眼投入右側大人叢中，一晃不知去向。試再回望身後三面的人，又是隻影皆無，明明左右兩側有不少的健兒列陣而立，只一走過回望，立即無蹤，便飛也沒有這等快法。尤可怪是，進陣時節正當中

午，快雪新晴，日朗風和，本是極晴明的天色，就入陣這一會的工夫，變成一片昏黃，除前面列陣諸健兒依舊層次分明排立若弄外，每過一處，身後左右排列的健兒便自失蹤。自己也曾留意觀察，才一舉步立即回顧，仍是無用。腳不舉步，左右兩旁還是從容排列，只一舉步，再看立隱。當地原是大片廣場，四無遮蔽，身後那多的人，竟會看不出是怎麼隱去的，連來路陣門和廣場左近的湖山林木樓閣田畝全都不見，只是暗霧沉沉，無異深夜，天似快要低壓到了頭上，這才知道陣法微妙，中藏六戊遁法，變化無方。

先前由高處俯視全陣，雖覺陣勢靈活，長於變化，憑自己的功力識見，必不至於被陷在內，不料外表彷彿容易，一經發動變化，竟有如此厲害，好生驚奇。且喜先前的話不曾說滿，又識得一些丁甲禁制五行生剋：對方主持人更是新交良友，一時乘興逢場作戲，雙方均存謙退，不以敵人相待，入陣以後，只是辨別門徑方向穿行，未向沿途列陣健兒衝突交手，雖遇見兩起誘敵的，也未施展拿手傷人，對方自然也不肯盡情施展，照此情勢，就不出去，也還不算是十分難堪，否則丟人就大了。陣法已然發動，形勢越來越緊，暗影昏茫中，前面的隊列不時出沒隱現，也不知有多少人在移動排列，當中將台久已隱去，幾個轉折以後，方向都迷，馬玄子和淳于震這兩撥攻陣的人，自然更無蹤跡可尋，情知不妙，再往前走必陷重圍，脫出固難，自己卻似鑽窗紙的凍蠅一般，豈不引人笑話？

便即止步，不再前進，一面回憶來時幾個轉折和將台的距離遠近。

剛揣測出了幾分，忽聽陣中吶喊與兵刃交觸之聲紛然交作，仔細用心測聽，雙方人數頗多，互相應和，知是中路淳于震的一撥在與陣中健兒交手，可見自己尚未攻到中路。

正打主意如何撲向中央將台，猛又聽急風颯然由側擦過，去路正向右側。循聲向右前方一看，列陣健兒最多，都是刀矛如林，寒光閃閃，隱現無常，若遠若近，密層層為數何止千百！那風聲卻自人叢中衝過，那多的人阻路，如不動手衝突決通不過，竟會毫無動靜，心中一動，頓觸靈機。估量這些隱現出沒的隊列，許是遁甲虛影，那來路無人之處反倒埋伏重重，雖拿不定是否如己所料，但是此外更無良策，自從入陣，尚未與敵硬對，行進也緩，何不也用聲東擊西之法試他一試？主意打定，暗中默相好了形勢方向，先照直往前馳去。剛走出五六丈，瞥見前面健兒環立若牆，阻住去路，刀矛並舉，待要湧上，更不交手，倏地抽身，改進為退。還未退到原處，暗影中又閃出幾列敵人將路阻斷，同時來路左方空無一人，各方刀光人影卻似潮湧而來。王獅叟見狀，越知所料不差，因不便用劍遁飛行，猛一翻身，施展內家輕功絕技，冷不防徑向右方人叢中縱去，一躍十餘丈，前面果是虛影，並無阻攔，心中大喜，暗付不必衝出陣去，只能撲上中央將台，便

可保住顏面。將台遠近早算計差不多，接連幾躍，最後一次腳剛落地，忽聽前面有人說道：「獅兄來了，果然名不虛傳，請上來吧。」王獅叟本沒看出將台所在，一聽發話的是陸萍，相隔不過丈許，立即循聲往上縱去，腳剛落實，眼前同時一亮，重見天光，立處恰是台口，馬玄子也剛到達，心中暗自僥倖。

雙方見面，各致讚佩。王獅叟力說：「諸位老弟有意相讓。」連道慚愧。陸萍道：

「話不是這等說，因是自己人一時乘興遊戲，未曾入陣，你先受了許多限制，只憑一雙空手便要穿行全陣。實不相瞞，陣中這幾千人雖然未經過大陣仗，也都是本門諸兄弟們，按照老山主和雁山六老所傳教練勤習而成，內中並還藏有奇門遁甲之術，變化頗多，便他們武功雖非上乘，也都下過苦功，百選百練之士。一主一客，一明一暗，人數又多，多大本領，到了陣中恐也難於應付，並且我們均知老大哥的本領識見，毫未存有讓退之意，埋伏重重，到處荊棘，如換別位功力稍弱的入陣，就算他們知道來人是位尊客，不敢過於冒犯，但是陣中所有生克變化息息相關，到什地方自然發動，他們不能做主，至多不肯擒拿傷害而已，來人稍一不慎觸動埋伏，不必他們動手，便自行暈倒了。適才獅兄已將頭層禁制觸動，當時一片漆黑，除陣中所現虛影外，什麼也看不見。彼時獅兄似已覺出有異，曾在木官方位上站了一站，突向第四宮陷門上馳去。那是一個人到必擒的所在，週二弟以為要糟，正待變換陣勢時，哪知獅兄心中早有成算，看出右方列陣多人俱是虛影，明知前面有險，故作驚人之舉，眼看再前兩三步便陷入伏內，忽然回頭，跟著便用聲東擊西之策，衝開千百層虛影直撲將台，來勢尤為神速，晃眼便到台前，與馬玄兄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固然彼此未以敵人相看，我們心有所恃應變稍緩，就把獅兄當做敵人看待，照此機智神速，也實令人措手不及，再要任憑飛行絕跡，劍光縱橫，不更難辦麼？」馬玄子接口笑道：「陸老五不必再恭維我們了。現在淳于大弟正在攻陣，他還是深悉此陣微妙的自家人，所率一千後輩也都功力精深，不比尋常，按說可以任意穿行，且請看他們如何難法，就知此陣的厲害了。」

王獅叟這時才知此陣出於老周山主與雁山六友所傳，陸、周諸人只是奉命代為主持操演，來時不合輕看了它。憑自己的功力識見加上飛劍，雖未必將陣破了，當不至於失陷在內，無如來時說了大話，不能盡情施展，敵暗我明，對方發揮操縱，舉手之勞，又容易又迅速，只管突出不意，斷無不能防禦之理，陣中黑暗異常，又並未看出將台所在，恰巧對方招呼，方得循聲縱上台去。台上四望，仍是雲白天青，日朗風和，全陣健兒齊在眼底，可見適在陣中迷路亂轉，人早看清，不特有意相讓，恐損自己多年盛名，連那黑暗中由身側飛過去的風聲人影，也許是特為自己開路，故意如此，想不到在北五省縱橫數十年，

生平未遇敵手，老來卻在這大漠窮荒之地幾乎失腳，幸而設陣的主腦人物俱是前輩劍俠，就落下風也不算是丟人，到底不是滋味。只顧尋思內愧，聞言轉身細看台下，與適在陣中情景大不相同。那六隊健兒均按五行九宮方位，橫七豎八排成四五十條行列，散佈陣中。淳于震一人斷後，同了一隊攻陣的人，本由正面入陣，不知怎的，竟會岔向西北方晦門上去。那一帶列陣的健兒，便和走馬燈一般分合往來，四面亂轉。有時攻陣的人向兩邊人弄中穿過，前進不到十丈，必有多人迎頭攔阻。雙方兵刃剛一交觸，立有一片淡煙飛起，陣勢仍是原樣，攻陣的人卻似自知不能再進，轉身往斜刺裡跑去，明明近側空無一人，有路可以直達台前，竟似無睹，反往人多之處投到，一遇阻隔又復避去，始終不敢向前硬攻。似這樣左衝右突往復奔馳，只在西北角上來回亂轉，始終沒有離開晦門方位，看去甚是吃力。列陣諸健兒卻是動作從容，行所無事。淳于震和另三外客雖然無計取勝，人尚精神，餘人多半神情焦的，頗有勞乏之狀，漸漸圈子越轉越小，鬧得四面楚歌，動輒得咎，只在那一圈行列中繞走奔馳，已不能走出十丈以外，幾番想要奮勇朝前硬衝，但是雙方才一交手，輕煙必起。淳于震想是知道輕煙後面還有厲害埋伏發動，忙在後面大聲發令，命眾速退。退時眾人神情似頗張皇，可是由上望下，全陣清明，一目瞭然，除輕煙無故飛起有些奇怪，別無異狀。攻陣的人無一庸手，如此膽怯，可見奇門遁甲妙用無方，厲害非常。此時固然旁觀者清，淳于震這一隊人必也和自己先困陣中一樣，昏天黑地阻礙橫生無疑。只是他乃本山第二代英俠中精通劍術的高明之士，周、陸諸人和乃妹淳于芳尚且精習此陣，隨意運用，他是老大哥，反而如此狼狽，是何原故？方想向陸萍詢問。

淳于震忽令所率諸人同聚二處，先向眾弟子問道：「我說你們陣法才學了一半，不知先後天五行九宮變化，入陣必定失陷，看是如何？我本不難引了你們直上將台，或由生、明兩門穿出，一則想試試你們近來學業悟境，二則望樓上老山主和各位老前輩要看此陣妙用，故此由你們自在前面進攻，我只在後督率，免得新春元旦失陷被擒，落個無趣。你們現在陣中奔馳了這些時，雖難脫出，當已識得一些趨避。時已不早，元旦盛筵就待入席。我陪了三位外來嘉賓先去將台相待，你們可各分散，照我和各位師叔三月前的所傳口訣，不必再往將台進攻，各自覓路由生、明二門退出。你們已有一知半解，易進為退雖不似攻陣艱難，但也不是容易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如陷埋伏，可速停住，等候陣勢撤收重見天日，再隨師長同去入席。切忌自作聰明。再如逞能不自量力，身陷伏中被擒暈倒，當著這許多前輩尊客就不好看了。此舉大可考驗爾等功力悟性。此是西北晦門坎宮第七度與兌宮第十一度交錯的方位上，為全陣先後天生化微妙之區，你們不知遁甲迷蹤，神妙莫測，人陣不久便生變化，被其誘投到此，一直不曾警覺，始終以為是在震、離兩宮之間，所以白費心力，越迫越緊。幾次強行上前，觸動五行禁制，非我同行，

早已全數人阱。我現在指明宮位躔度，就你們天資功力各有高下，未必全數脫出，不求有功，只求無過，總可以辦到吧？」說罷，和同來觀場的三個同輩外客徑往正西方馳去，眼看與前面排列的人相撞，倏地避開正面往左一閃，又復折而投北，進不二十步，再由右方一條人弄中倒退回來，接連又繞越了兩三條人弄，忽又回到原發腳的坎宮附近，與眾弟子立處相差不足兩丈，僅有一排健兒隔在中間，不能通過，可是眾弟子多望著師長前行途向，人已迴轉，就在眼前附近，竟無所覺。淳于震等數人，由此方始走上赴將台的正路，所行俱是空處，毫無阻隔，其疾如飛，晃眼便到台下。

陸、周諸人，見有外客同來，忙即出聲招呼。同來三客，一名文公穆，一名劉沛，一名徐成玉，乃是江北有名人物芒湯三俠，此次萬里來訪，一半由於聞說周氏父子與諸老劍俠威名，想要見識見識，一半也是近年聞說塔平湖白馬山威名遠震，前番引得對頭疑忌，尋上門來，當時為顧大局甘受屈辱，事後卻令小周山主和淳于芳趕往北京，將來的那夥人一齊誘出京去做掉，一人未留。周靖不忿老父受侮，報仇原可，只不應故顯形跡，移禍東吳。對頭不知就裡，認定是江南八俠和芒腸三俠所為，於是偵騎四出，把大江南北擾鬧了個地轉天翻。先前誰也不知是塔平湖的來路，後始得知大概，其勢又不能向對頭舉發，平白受了許多麻煩。最終仍是黃山始信峰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暇見事鬧太大，江南八俠中最厲害的一個了空和尚，已吃對頭勢迫利誘收服了去，夜長夢多，這些劍俠雖不怕事，但是牽連了不少的人，越來越不像話，一面飛書與北天山狄梁公，請其轉告塔平湖老少諸俠、得意不可再往，一面約了新近來訪他的好友木尊者，同出解圍，憑著二人飛劍法力，加上絕妙計策，把對頭派出來的許多厲害爪牙打發回去，方始平息。

事後想起，覺著周靖分明殺了仇人，還要給對頭在大江南北樹下許多強敵，用計太毒，來人沒奈何這班英俠，卻累得這班英俠的親友多半受了驚擾，越想越不忿氣，本心想要登門質問，說好便罷，說不好，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也在天山路上惹點亂子，代他引敵上門，出口惡氣。哪知塔平湖自從那次來人騷擾、興建山堂以後，把裡外湖水道隔斷，分成兩起，人來只能進到外湖，那裡盡是山中佃戶和隱跡農耕的親族賓從，應對生人早受過訓練，看去全是無知鄉愚，休想問出絲毫形跡，間他有無周氏父子，卻答說有好幾家都姓周，及至挨次訪看，全都不似，鄉風極好，待客尤為殷勤，割雞為黍，再四留住，誠懇非常，怎麼試探也不露一點馬腳，並且有問必答，從無吞吐，有時彷彿得到一點線索，等尋了去，不論明察暗訪，結局仍是錯認。全湖居民不足百家，除生活富裕地土肥美物產豐饒為天山路上僅有外，一無可疑之處。那內猢重地卻是形勝天成，再加人工佈置，益發險固，四山環矗，平湖中開，防禦既是周密，更有奇門禁制，外人休說一步不能走進，望去只是一片戈壁流沙，連湖山的外貌都為奇門幻相所掩，不見分

毫。

三俠終覺陶元曜決無虛言，雖然訪遍外湖人家無跡可尋，心終不死，假口愛玩湖景，逗留不去，立意要查出周氏父子下落。哪知他才一到，對方已得報，因三俠也是行蹤隱秘，雙方素昧平生，只淳于震一人相識，偏又出山未歸，初來不知何意，如非老周山主持重，一班小俠誤以為是仇敵鷹犬又來生事，幾於下手。這日三俠因是久訪無著，不甘這萬里跋涉，不知所住農家全是山中耳目，無意之中談說此行經過，因當地只一片湖蕩水田，不似用圖大事之地，漸漸疑心陶元曜之言有虛有實，周氏父子隱居之地並不在此，真實所在只狄梁公知道，欲往北天山訪問。議定還未起身，山中接到報告。恰值淳于震回山覆命，聞說外湖來了三個可疑的南方人，因老山主不願在本山殺人，止住眾小俠，不令與來人對面，內中惱了妹子淳于芳和陸萍、周靖，已然議定，來人一走便尾隨下去，照他那等挨家盤詰無禮可惡。」不問來意如何，只一齣省境，先給他一個下馬威，將人制倒再行拷問，如是奸細立時殺死，否則看事輕重發落，暗忖：昔年追隨恩師神眼邱林，在湖南大雲山練習劍術，為了心志雖然緊純，資質尚差，難到上乘境界，身劍未能合一，便隨恩師溯江而下，行道積功，均在大江南北各省，凡是高明人物俱都相識，這三人口操南音，又非雲龍山派來，探報又說他不是庸手，許是舊友也未可知。正談說間，忽聞要尋狄梁公訪問周氏父子，照此說法，怎會是仇敵爪牙？心中奇怪，忙即討令，夜往外湖探查。淳于姊妹還恐乃兄人單，暗中跟去。淳于震到後一看，竟是熟人，當時不知何意，未與相見。三俠次日也自起身，淳于兄妹早在當晚繞向途中等候。

文公穆、劉沛、徐成玉芒碭三俠和淳于震以前原是相識，見面驚喜。淳于震問明來意之後，便告以塔平湖忠臣義士劍俠英傑如雲之盛，又代周靖解釋，並說：「同行女子便是舍妹。」三俠聞言自生仰幕，便請引進拜見山主和老少諸俠。淳于震答說：「山規甚嚴，引進外人尚須請示。三位兄台來訪，雖決不會拒見，也須先容。」淳于芳說：

「大哥不必多慮，我代你先往請命。你陪三兄隨來便了。」說罷，一縱遁光便自回山。

老周山主立命延請，見後請人賓館安置，盛筵相款。山中例規，不是本盟弟兄，外客無論尊卑長幼，俱送賓館待承，平日除公宴外，只由所訪主人自行作陪，那本不相識的輕易不在一起，便偶相見，也只略敘寒溫，禮貌雖佳，無什話說。這三人性情又頗剛直寡和，為愛當地湖山之勝，離新年已無多日，主人再殷殷挽留，便住下來，準備過了燈節再走。第三日便是除夕，連著三日，均是淳于震當班輪值，賓館中只派一弟子陪侍。山中年夜盛宴，座無外客，三俠知道山規如此，淳于震又不時抽空前往賠話，對朋友十分

真誠懇切，起初未以為意。晚來備有禮盛筵席，三俠吃完，隔窗外望，全山兒童正放花炮，到處蕭鼓齊鳴，笙歌細細，山上山下以及濱湖一帶，點起無數紅燈，山有入口，地出溫泉，儘管大雪之後玉積銀堆，湖水不冰依然淪漣，花炮燈火照耀碧波，點綴得年節風光又是清華又是宏麗，一時酒後乘興出來散步，觀玩年景，無意中聽到幾個刀牌隊中小飛卒談起元旦大操之事，把那六合九宮陣法誇得天下無敵。三俠因對方俱是幼童，未以為意，不合上前搭話引逗。山中這些小英雄俱都好勝喜事，早知來了三個能人，自己恐怕慢客受責，和人比並，卻故意說些激將的話，想激三俠明旦攻陣。三俠果被激動，到了演陣時節，正想如何措詞和主人說，正趕山主傳令，命淳于震師徒攻陣，恰對心思，便和淳于震說，要往陣中見識一回。淳于震知此陣乃諸長老所傳，三俠難於討好，始而再三勸阻，令與眾門人隨時隨地分別倒換上前，不要分開。三俠不便再強，勉強應允，否則非丟大人不可。

三俠均比淳于震年長，俱是見多識廣久經大敵的能手，又各有一口吹毛削鐵好寶劍，上來看事容易，哪知淳于震氣三俠狂做，推說要試眾弟子的功力，並不當先引導，只在後面督隊，遇到前途有險，方始喝止，一任上前，全不聞問。剛進陣門不遠，便將埋伏觸動，天昏地暗，白日無光，連遇兩次大險，均仗淳于震提醒，才未入網。三俠仍不服輸，重又搶向前去，於是誤入晦門坎宮絕地，一時阻礙橫生，漸漸入了牛角尖，轉來轉去，只在數丈以內，這還是主人留有情面，不然早已束手受擒。三俠這才看出真個厲害，最奇是那些列陣的敵人，照著上面所見，憑武功決非自己三人之敵，可是一經交手，俱是力大無窮，寶劍也不能斷那兵刃，跟著煙光一閃，左右和後方立現出一大陷阱，前面敵人不戰而退，同時頭腦便覺昏暈，搖搖欲倒，耳聽淳于震大喝道：「前有陷阱和法力禁制，萬進不得！餘下三面倒是幻景，速退要緊。」退下一看果是實地，在自忿激，無計可施，似此東奔西馳，左繞右轉，往復迴環了一陣，雖只個把時辰並不算多，無如身在陣中的人，受了奇門遁甲的禁制，頭昏眼跳，身上好似壓有千斤重力光景，又復黑暗不辨東西，步步皆險，窮於應付，端的力絀勢蹙，無計可施。淳于震看出夠了他的受用，方始說出前言，令眾弟子分別覓路進退，自和三俠去往將台。三俠到此境地，悔恨已然無及，事由自己力請，不能怨人，只難受在心裡，這且不提。

台上諸俠早見這一隊攻陣人的狼狽之狀，一見四人到來，立將台前禁制移動，放其縱上，見面少不得敷衍幾句。正談說間，陣中忽有三人飛入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兩個紅衣少女同了淳于荻，突由正西方明門衝入。來人甚是內行，入陣便走上反五行的躔道。

那時眾弟子剛剛議定，試探著尋找出路，吃三女趕將上去迎住。淳于荻喊道：「你們都

隨我來！」說罷引了眾人，徑由東北繞向正東震宮生門穿出，所經之處如人無人之境。

陸萍還想倒轉陣法攔阻時，淳于芳忙攔道：「五哥不可冒失，大漠莊齊、孫二位姊姊來了。」一言甫畢，兩紅衣女子一縱遁光，已飛上將台。原來二女一是芙蓉劍客齊良長女齊令賢，一是啞崑崙孫同康的侄女金麟劍孫寶玲，乃大漠莊小一輩女俠中有數人物，因和淳于芳交厚，聞說後山隱居的獨臂老俠沈氏父子，尾隨妖僧吃人識破，特意趕前拜年，就便打聽沈氏父子追敵經過，到時正值操演陣法，本想暫作旁觀，等操演畢，再由淳于芳領往後寨參見老山主和雁山六友等老俠。行抵山腳，正往上走，淳于荻聞得望亭輪值的人傳報，大漠莊有兩位女俠來訪乃姊，忙接了下來，陪同在半山坡上觀陣。二女原是行家，見周、陸、淳于諸人把玄門中最高深玄妙的陣法，以人力來佈設，中間雖藏有奇門遁甲妙用，仍是人為主體，難得是那多的人，訓練那麼純熟，武功均非尋常，不禁連聲誇讚。

這時三面攻陣的人，只馬玄子因以前曾經試過，又曾眼見周、陸、淳于等男女小俠教練演習，識得微妙，知道此陣變化神奇，上來處處留心，不似王獅叟自恃性急，一到陣中，覺出形勢不佳便即停住，正在靜心觀察，準備辨清門戶躔度再行前進。台上諸人早知王馬二人只憑步行想在陣中隨意穿行，大非容易，馬玄子交厚，性既和易，又識得一些變化機密，至多迷了方向進退皆難，尚不致鬧什笑話；王獅叟性剛好勝，多年盛名大非容易，萬一逞能，不知進退，陷入伏中吃點小虧，雖說咎由自取，當主人的也不好意思。此人又是做性，公然前往接引，他必內愧，不無介介，陣法玄妙，敵人入陣，幾個變化以後，不特門戶方向全迷，當時天昏地暗頭暈眼花，彷彿陷身濃霧之中，對面不能見物，所看到的全是幻景虛影，再一冒失前進，立即被擒或是自行暈倒。可是人伏之敵雖然四望沉冥一片漆黑，主持人和局外旁觀的卻和先前一樣，全陣清明纖微悉睹，且敵人為陣法所困，只管在那大隻方丈之內往返奔馳亂竄亂轉，十分可笑，而敵人卻是茫然一無所覺，馬玄子比較內行，雖也觸動埋伏，人卻知機，沒有妄退致蹈危機，王獅叟先在陣中急行亂擾，已然鬧了笑話，現又危機四伏行將人阱，如何能再延遲，坐觀成敗？

忙先發令，將那一帶的陣勢略微變易移動，免其誤投陷阱，再由陸萍趕往，假作由外人陣，於不現形跡之中引其上路，直赴將台，將這面子圓過，以免彼此不安。馬玄子雖把埋伏引發，身未人伏，無須往接，地位又好，離台甚近，只由周靖將那一帶奇門禁制止住，同時再把那一帶的陣勢略微移動，使其來路直對將台。經此一來，馬玄子首先辨明途向，直往將台趕去，王獅叟也自警覺，脫困上台。還有中路這一隊，人數既多，淳于震意在考查眾弟子功力悟性，又不忿文、劉、徐三俠做愎不納忠言，欲使知道厲害，於

是變做老鼠鑽牛角越鑽越緊，直到三俠計窮氣沮，淳于震才借話點醒，引往將台，剩下許多門人，卻令各憑所學，相機遁出。

淳于荻因此次操演時久，午宴將開，又有佳客來訪乃姊，急欲雙方見面，引了來客見完了本山諸老輩，再延往紫瓊窖款待歡敘，乘著新春元旦快敘為樂，心中早已不耐，巴不得立時收場才好，及見淳于震丟下眾弟子不管，知道這些人中，至少還有一小半人要入伏失陷，照此情形，料非急切可完，有心衝入陣內，將眾人全數接引出陣，以便早完，但又陪著來客，不便獨行，想了想，故意說道：「看今天情勢，收陣還早著呢。家兄也是不體念人，新春元旦，卻令這些門人犯險，自去覓路出入，如有失閃挫折，豈非晦氣！久聞二位姊姊道法劍術無不高明，何不徑往將台上去，將家姊喚出陣來？我也就勢引眾弟子退出，使他們早點收陣完場，我們好玩。」齊令賢為人謹厚安詳，覺著主人元旦演習陣法，本山諸老以及全山長幼人等均在旁觀，可見此舉甚重，自身是客，如何可以冒失人陣，方自沉吟未答，孫寶玲早搶口答道：「我早就有這意思。只是主人元旦閱操盛典，外人豈可入陣相擾呢？」淳于荻道：「這個無妨，姊姊沒見上台去的幾位麼？

除去家兄，全是外客。今日乃是尋常例操，不過正值元旦，人都清閒無事，又值開山之後，人都聚在這裡，顯得熱鬧罷了。」二女也因當日還要趕回大漠莊去，不能在外久留，急欲與淳于芳相見，又認淳于荻憨厚真實，言必不虛，便即應諾。二女因淳于荻不能御劍遁，先是一同步行趕往陣內，等與眾弟子對面，笑道：「二位姊姊，你自請上台吧，我引他們出陣去了。」說罷，引了眾弟子由明門繞出。二女各縱遁光飛上將台。

淳于芳見了大喜，忙向台上諸人分別引見，隨向周靖道：「荻妹已將眾弟子引出陣去，陣法已挨次演習。天已不早，請和諸兄收陣，分散他們。我陪二位姊姊去見諸老輩，事完均往紫瓊篆小飲，元日宴我和荻妹不入席了。」周靖笑道：「二位世姊不是外人，又是飛仙劍俠一流，想不致厭惡我們。少時把我們這兩席也移往紫瓊惹去，以免破了舊例使同盟兄弟姊妹分散，不是好麼？」淳于芳答道：「由你。」隨向眾匆匆作別，同了齊、孫二女，同駕遁光向山半飛去。因齊令賢堅執後輩之禮，到了日月堂前降落，並改步行，繞往後寨。剛經過日月堂，見一侍者迎面跑來，見了淳于芳躬身說道：「老山主有令，請大小姐陪了齊、孫二位小姐先往紫瓊篆款待，老山主和諸位老俠現陪兩位遠客和嵩山少主望樓觀操，少時陣收客去，即往紫瓊篆相見。」淳于芳聞言料有原因，便即答道：「煩你稟告老山主，齊、孫二位小姐親來與老山主和後山諸位老前輩拜年。照你傳話，那麼後寨我們暫時也不去了。我本在紫瓊篆備有酒席待客，齊、孫二位小姐一時不走，請老山主事完再來好了。」齊令賢笑道：「我二人此來專程與各位尊長們拜年，本無什

事，既有遠客在座，反正日內還來，就有什話，與芳妹說也是一樣，煩勞轉稟，索性不要勞動吧。」淳于芳眼快，遙望前面望樓上，老山主周澄假做憑欄觀操，一手微垂欄外，對著自己揮了一下，想起今早遠客來得突兀，料有原故，便向齊、孫二女道：

「三位姊姊，有話到我那裡再說吧。」一面揮手，令侍者覆命，自陪二女迴轉步行，往紫瓊篆走去。

石階下未一半，廣場上陣勢已收，所有健兒均各分散，鐘聲又起。因是每年第一次盛宴，人數又多，全山人眾各有入席地點，這未次鐘聲打罷，不多一會便自開宴，山上山下一干男女老幼，各往預定之處走去，往來如織，看去甚是熱鬧。孫寶玲笑道：「到底這裡老山主一切日常行動均用兵法部勒，與別處不同。全山上萬的人聚在一起，儘管此來彼往，看去繁多，廠絲不亂，更聽不到一點喧笑之聲，也沒一個搶先擁擠的。要是我們大漠莊，人還沒有這一半多，真要照這樣子同時入席宴聚，別的不說，單是互相說笑之聲，早聽出老遠去了。」淳于芳笑道：「大漠莊人間仙境，所有的人個個終年歡天喜地。我們這裡多是孤臣孽子，每年除夕子夜後祭廟，老山主照例必要召集新春元日第一次歡宴，但是前兒個時辰，老山主和那幾位遺老舊臣激昂慷慨聲淚俱下的情景，怎麼也不會健忘，任多高興的心情，由不得也要減去多半了，怎能和貴莊仙居的人相提並論呢！」

正說之間，柳春同了丁良正故意一同繞走過來，齊、孫二女俠二人均曾見過，便同讓立在側，恭恭敬敬施了一禮，各叫了兩聲「師伯叔」。淳于芳眼快，早已看見丁、柳二人是在人叢中一路閃避繞越由上下馳，再由前面去路繞迎上來，心本嘉許柳春，丁良是陸萍惟一愛徒，平日十分恭謹，人極機智靈巧，也是素所心喜，另眼相看，不以尋常相待，便笑向丁良道：「柳春新來，沒有你壞，適才你在和柳春耳語，如今又由前繞來，必是不願隨眾人席，想到我那裡吃去，對不對？」柳春見被道破，臉上一紅。丁良含笑躬身答道：「弟子怎敢和師叔取巧！二師叔做的菜好，時常賞給弟子吃，叨點口福還在其次，主要是想齊、孫二位師伯難得到此，弟子等如若侍立在側，既可得點教益，更可長點識見，聽聽有什事可供奔走沒有？求師叔恩准。」淳于芳邊走邊答道：「我早知是你出的主意。你終日惦著北山的事，一是齊、孫二位師伯到來，便打主意探聽消息。你以為事情容易呢，到時就知道厲害了。你雖膽大，人卻聰明，既如此好勝貪功，我也不肯阻你心志。不過二位師伯和我未說什話，是否於北天山冷魂峪之事有關，尚不一定。

好在你二師叔今日備有兩席，你兩個隨去無妨。人數已多，別的師兄弟卻不要再約去了。」丁良同了柳春在後隨了同走，忙答：「弟子此事不願人知，除二位師叔外，只和師父

談過，連柳春雖有相約之意，那還是因聞他本來不久要去之故，現在尚未談及。事關重大，如何敢於冒失？再者他們未奉師叔明命，也決不敢。」

淳于芳沒有再說。跟著周靖、周謙趕來，遙望陸、魯、周、馬諸俠，已陪了工獅叟、馬玄子由別路到了紫瓊篆前溪橋之上。淳于芳笑問周靖：「我大哥怎的尚未來？」周靖低聲答道：「淳于兄為人謹厚，因覺他那三位朋友適才攻陣栽了個軟筋斗，面上神色老是訕訕的，心情難知。這三人本以外客相待，與王、馬兩兄不同，既不肯引來與我們一起，又恐怠慢了他們，行時，用暗語相告，說要陪那三人同飲，不往紫瓊篆來了。」淳于芳道：「這三人既有三俠之名，當不致是什好惡之徒。他先看事易，攻陣以前保不說上兩句大話，不料幾陷陣中，自覺無趣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大哥恐有差池，不肯引來，雖說小心稍過，近來我們蹤跡已漸洩露，年前又有那大一場風波，謹慎些總好。」眾人一路談說，不覺到了地頭。陸、魯諸俠已到，淳于荻迎了出來。柳、丁二人隨同進屋一看，就這半早晨的工夫，淳于荻已抽空回來，把那外問大敞廳重新佈置，又是一番景象。只見晨煙烘窗，梅影在壁，歲朝清供，色色新鮮，滿室芬芳，清馨襲人，器用精潔，纖塵不染，端的又是高雅又是華美。齊令賢知淳于芳平日不是單騎荒漠，絕塵千里，便是御劍飛行，上下天空，家中瑣事一概不問，全是乃妹一人佈置，見改舊觀，知是淳于荻所為，笑道：「二妹外表豪爽，好似粗枝大葉，內裡不特心細如髮，並且自有丘壑，無論飲食器用之微，只經她手，便成絕勝，真可令人佩服。」淳于荻笑道：「姊姊你這些話，比罵我還苦！」齊令賢笑道：「焉有是理？我說的是真話。」淳于荻道：「別的本領我沒有，平日專好弄些吃的用的，收拾屋子。這原是我短處，姊姊卻說我可佩服！你說我怎麼會佈置？像你們大漠莊仙居內有幾處，要了我的命也佈置不出來。這是違心之論，不用說了。我生來是個獨角醜八怪，你不好意思明說，卻說我外表粗枝大葉！」齊、孫二女見她說時搖頭晃腦，頭上肉角顫巍巍亂動，都忍不住好笑，知她素喜說笑，也就不再分辯。

淳于荻還要說時，淳于芳已把另一邊先到落座的本山諸俠和王獅叟、馬玄子二人引了過來，互相禮見，重新落座。跟著又來了幾個少婦少女，俱是後山諸老俠的媳、女，因聞齊、孫二女俠來，淳于姊妹又著人請宴，特地趕來陪客。彼此相見禮敘，二侍女已將席面擺好，來請入座。男女人數差不多相等，無形中分成兩桌，只淳于荻一人在男席上當主人，柳春、丁良也得列坐下位。因是元旦春宴，講究家厄風味，不尚海鮮，但是樣數甚多。雞鴨魚鱉，牛豕羊鹿，均分乾鮮兩種，此外更加上許多山中野味以及蕉筍藩蔬、菌蘑雞燻之類。開頭席上，先陳列著四十八個式樣精雅玲瓏小巧的特製春盤小碟，葷素相間，糟臘風滷，各極其勝。為了菜餚繁多，每品只一小碟，以免殘餘暴珍，底下熱菜

也多是重質不重量，客人意如未饜，可以隨時增添，連前和後，共有一百多品，均是雋永鮮腴，精緻絕倫，色香味皆擅勝場。座無外客，主人只有兩名慧婢，一個去往廚下，助那代淳于荻做菜的廚姐切割傳餐，室中只有一婢，在女客席上隨侍服役。男席便由柳、丁二人隨時代為傳遞。

柳春見那菜餚比大漠莊樣數多出好些，看去珍品無多，華貴似乎稍遜，而鮮美新奇，風味之佳，又自不同，方在暗中稱奇讚美，忽聽丁良含笑悄告道：「今日座有大漠莊來的佳客，十五叔又在賣弄她的好手藝呢。」說時淳于荻已早走往廚下監製一樣珍味，恰巧完事，才由廚下走來，被聽了去，入席朝丁良瞪了一眼，笑罵道：「你這小猴兒，也敢和你師父學那貧嘴編排我麼！再如亂說，過完十五，叫你知我厲害！」丁良忙道：

「弟子怎敢無禮！十五叔，大人不見小人怪，今日元旦，直當童言無忌吧。」淳于荻笑罵道：「你們真個難師難弟！有那寶貝師父，便有你這寶貝徒弟，都是一樣狡猾。」淳于荻和陸萍、周謙、馬玄子諸人均喜互相嘲笑，已成習慣，如照往日，陸萍聽了此言定必反唇相譏，淳于荻也因陸萍這日面容莊靜，不甚說笑，想起先前和周靖鬥口負氣時言語神情，重又勾起疑念，有意借說丁良逗他開口，哪知陸萍竟是置若罔聞。淳于荻雖喜和陸萍等嘲笑，但是平素為人心熱情重，又最愛群護友，料定陸萍日內必有出人意表之事，心中愁慮，忍不住叫了一聲「五哥」。陸萍早知她的心意，不等再往下說，嘴朝對席齊、孫二女一努，使了一個眼色，意是有外客在座，不令多說。淳于荻話到口邊，見狀重又忍住，知道陸萍為人外和內剛，如有什事，誰也阻他不得，心中盤算未來之事，萬一出了亂子，如何補救應援？便未再提。餘人正與王、馬二俠談笑暢飲，均未在意，只馬玄子一人早就看在眼裡，對於陸萍未來所行之事，雖然行險，心卻讚許，只作不知，一面留神查聽對席齊、孫二女所說的話，並未代他說破。一會淳于荻又被女席上齊令賢喚去，就此岔過。

這一席直吃了個把時辰，未了還是來客直說酒足菜飽，一會還要回莊，方始送上飯食年糕。眾人已然吃飽，男客多半量大，尚能努力加餐，女客自是秀氣，只把各種食物略微選嘗少許，飯均未用。齊、孫二女雖然家有良庖美食，與塔平湖來往親密，日月無多，尚是初次口味一換，女易牙所制美味雖也吃過不少次，似此盛設相款，又是真好，自然覺得味美異常，稱讚不已。席散以後，淳于姊妹因外屋撤席尚須收拾，又請眾人去至內室品茗。柳春見未招呼自己和丁良，本想在外屋守候，因丁良暗中連打手勢令其同進，只得搭訕著隨同跟了進去。裡屋大約外屋的兩倍，卻隔成兩間臥室和一間兩慧婢所居的下房。眾人去的乃淳于芳所居，略作長方形，約佔全數三分之一以上，比起外間似還大

些，但沒那多陳設。柳春一看，哪像是少女的閨閣！左壁當陽一面，滿壁架上陳列著許多經史子集，當窗一個大理石的紫檀丈許長案和一把同色大椅，案列精紙佳墨，海碗大小兩個大筆筒，散插著大小數十枝名筆，另外古端硯兩方，款識名貴，式樣尤為古雅。凡是文具，如水盂、硯滴、筆架、畫格之類，無不畢具，件件俱是珍品，更有裝演精雅的各代名碑法帖疊向案頭。案旁兩花架，一陳水仙，一陳梅花，雖然寥寥兩盆，但是花影橫斜，暗香浮動，玉花翠葉，靜立亭亭，起人幽賞，意遠心清。那梅花又是白色重台，老千古拙，姿態天然，不假揉作，枝繁花密，一片香雪，分外顯出主人的胸襟高潔，不同庸流。右半玉幾橫琴，壁懸長劍，另外散置一些極華美精雅的器用坐具，位列井然，恰到好處。靠裡牆，用隔扇隔出兩丈方圓一間小室，錦慢低垂，想是主人臥榻所在。

眾人剛落座，忽一侍者由外間走入，報說「老山主到」。眾人連忙起立，正待出迎，門外已有兩老者走入，一是老山主周澄，一是雁山六友中的石鐵華。齊令賢、孫寶玲便拜了下去。周、石二老一面謙謝，令淳于姊妹代為扶起，還了半禮，命眾同坐說話。柳春、丁良侍立在側。二老和眾人分別落座以後，齊令賢道：「侄女等今日來此，與諸位伯叔老前輩拜年，不料座有外客，未得當時進見。又聽芳妹說起，叔母和後山諸位老夫人，今早天明祭神之後，便在佛樓哮經，為國祈福，須到傍晚才罷，因此未敢驚動，連後寨也未得去。適聽傳命，令侄女等在此等候，不知有何吩咐？」

周澄笑道：「二位賢侄女新年遠來，理應當時延款，只為昨晚得信，今早開山以前，有兩個多年未見的朋友因事來訪。此是昔年故交至友，又繫世外高人，本無所用其避忌，但由這兩位老友身上，另外引來一個不速之客。此人業已出家多年，雖是旁門中人，近數十年中頗知自愛，敵黨曾經幾次卑禮延聘，意欲加以網羅，均被嚴詞堅拒。未了一次，因來人見他不受利誘，知他有一侄孫，最是疼愛，欲以計誘勢迫，故意買盜誣攀，將人擒去，再市恩惠，假作聞信趕往，以上命特旨金牌向官府強要犯人，正待當堂釋放，不料敵黨用這類詐計收買有本領的人物乃是慣伎，早已被他識破，得信連忙趕來，恰好同時到達，不等開釋突然飛落，當堂用法術將全體官役人等禁住，毀了刑具將人救走。行時那作說客的狗腿因看不出風色，意欲買好，剛上前開口說不幾句，吃他一掌打落了半邊牙齒，當場用法術揭穿陰謀詭計，辱罵一頓，帶了所救的人昂然走去。這一來自然結了仇怨，不知怎的被狗主人知道，憤怒已極，隨下密敕，非要殺他不可。雙方曾經交手幾次，敵黨並未得手，反叫他傷了兩個會劍術的黨羽，於是仇恨越深，到處約人尋他祖孫報仇。他見仇人勢盛人多，自己不怕，恐他侄孫一時疏忽受人暗算，仗著年輕還未成家，除田產外無什牽累，一時負氣，命他侄孫也出了家，先帶往雲邊哀牢山中，交託當地隱修的道友暫住，自己憤氣不出，獨往敵人宮中大鬧。本意給敵人一個警戒，哪知敵

黨早有防備，黨羽既眾，內中頗多能者，幾乎吃了大虧，所謀未遂。後經一個現被敵人收服的同道之友出頭和息。他對敵人本已懷有戒心，而敵人也知他難惹，防不勝防，均願把話說明，從此兩不相擾，方始罷休。他也把侄孫召回，仍令還鄉守業，延他家中宗嗣。此人性情剛愎，眶毗必報，無論相隔多年，哪怕些須嫌隙，也決不忘情，事情雖了，依然忿恨不消。同來二友是他患難恩交，因友及友，對我也頗看重。

「我知此人最重禮貌過節，先前二友又是為了我們之事而來，故此把開山典禮移後，給他一個好面子，和我們倒是相處甚善。只是此人二十年前曾受過令五叔郝子美一場大奚落，又幾乎被令尊斷去一臂，引為奇恥大恨，立誓不肯甘休，無如川東五老雖是異姓弟兄，情逾骨肉，人多勢眾，又得峨眉嫡傳，法力高強，飛劍神妙。以前失挫，便為輕敵自恃吃了大虧，如何還敢造次？這多年來，空自懷恨，不敢妄動，加以五老自棄川東故居，久已無人得知蹤跡，他又連年有事，無暇及此，初意煉好可以克敵制勝之寶，再尋上幾個好幫手，訪查出令尊等下落再行下手，這次來路途中，遇見當年代他和息的敵黨，無意之間得知五老在此隱居，立即勾起舊日深仇，意欲乘機尋仇，終覺勢孤力薄。

同來二友對他復仇一節早有明言，雙方都是朋友，決不左袒，勸他既不聽，也不再勸。

他和天山冷魂峪老怪，以前原是同門師兄弟，乃師峨眉後山兵解之後，老怪雖另拜人為師，彼此老交情仍在，適對我說，不特令尊和郝五兄是他仇人，近年五老子侄門人在外行道，又曾傷了他好幾個同道親友和故人之子，此仇非報不可。我和五老交情也不瞞他，表面和同來二友一樣，無所偏重。

「適才二位賢侄女到來，我恐上樓相見引起爭執，故此有屈稍候。聽此人行時口氣，是往冷魂峪訪老怪物，約其相助。老怪前和令三叔打賭，取那冰窟藏珍，本是陰謀詭計，不過老怪物脾氣雖是極怪，說話還能算數，只不使他有所藉口，去的門人後輩至多白費心力不能下手，除非去的人自不量力，未奉師命貪功獨往，觸動埋伏無力抵禦，老怪決不致出手傷害來人。此人一去，老怪有了藉口，無須如何出手，只作不管閒事，任憑雙方自了仇怨，那去的人是否不吃他虧就難料了。此人和老怪，令尊等五老弟兄自不放在心上，派去的人卻須慎選，既要膽大心細，法力劍術必須高強，又須持有護身法寶和抵禦千萬年凝積玄陰酷寒之氣的靈藥，才可前往。尤其夜長夢多，三月之內必須下手。日月如久，老怪邪法練成，黨羽日眾，再借故把臉一破，就更難辦了。固然五老弟兄妙算如神，但是事隔多年，久已冷卻的事，未必能想得到此人會來。有勞賢侄女回莊，將我所說稟告令尊和諸位令叔父母，早為之計，取寶之事能夠早日觀成最好。」

孫寶玲接口說：「這廝名姓，叔父可能說麼？」周澄道：「二位賢侄女回去，只將我活一說，令尊弟兄自然明白，此時尚有疑難，不宜明言。」齊令賢正在尋思，聞言猛的想起前年三叔李清苕年初占卦所說之事，不禁驚喜，料知周澄不將名姓說出必有原因，見孫寶玲還要想問，便以目示意止住。周澄隨道：「此外石老前輩有一封信，託賢侄女與令三叔父帶去。」石鐵華隨向袖中取出一信遞與齊令賢道：「我知令三叔李清苕手邊藏有幾種靈藥，此信便是向他求的，另外還談有沈老父子之事。以他為人，定必慨然相贈。聞五老弟兄日內要來，請他帶來好了。」齊令賢一一應諾，隨起告辭回莊，並約淳于姊妹同往，淳于芳本和二女交厚，當日元旦，知二女莊中還要祭神祭祖，許多閒事和禮節，難再挽留，又欲一看花燈之盛，周澄已然點頭，便即應諾，向眾辭別，準定初二夜裡回來。周澄笑道：「大漠莊花燈新奇，飲食精美，你們諸姊妹又極相得。年輕人多喜聚不喜散，你索性初三早上陪了諸位賢侄女再同回來，也是一樣。」齊令賢接口答道：

「多謝叔父盛意，侄女是定在明晚再來呢。」周澄笑道：「也好，隨你們的便吧。」說罷與石鐵華起身先走。眾人同送出去；齊、孫、淳于四女重向眾人作別起身，同駕遁光往大漠莊飛去。

馬子玄笑道：「飯東走了，我們還在這裡作什？另換一處東道吧。」絳霞、紫雲，兩慧婢同聲說道：「家主人雖走，二小姐置辦的年菜點心和好酒還有不少，絳霞、紫雲也還能做幾樣，別處多是官中酒食，恐不合諸位口味，好在一日夜的工夫，別處遊樂無妨，晚間酒飯仍請在這裡來用吧。」馬玄子笑道：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。主人好客，連所用女環也是如此。我們先陪王獅兄遊玩湖山景物，就便去往後山諸老家中辭年看望，回來仍就在此聚會，擾她主僕如何？」眾人俱都稱善。柳春也想隨往，丁良暗使眼色止住，一面向陸萍躬身說道：「老山主允給柳師弟在後山備一靜室，他新到此不熟，弟子意欲領他去往各處走上一回，再往後山相看住處，不知可否？」陸萍微笑點頭。

丁、柳二人隨向諸師長拜別，過了溪前小橋，便與眾人背道而行，沿著山腳往湖邊無人之處走去。行約半里，回顧諸師長已然隔遠，丁良笑對柳春道：「師弟知我喚你同行心意麼？」柳春答說：「小弟不知。」丁良道：「我一則見你聰明至誠，與我性情相合，一見如故，這裡法令甚嚴，現值新春元旦全山同樂還不怎顯，平日一步也走錯不得，你新到此，週二師叔正與各位師長歡聚，你來得突然，無暇指教，所以我想趁著眼前閒空分別指明，以免無知誤犯，諒不到致有什大礙。二則這裡一班同門師兄弟，能常在各位師長側隨侍的，均長識見，得益不少，但是本山尊卑之分素嚴，第一資質心性要好，方

能得到各位師長格外垂青，能有這等恩遇的並無幾個。天下事都是積久成習，你正好借新來為由，乘著新春形跡脫略，去與各位師長接近。你已蒙各位師長器重，只要逐處留心，隨侍上幾日，像二位淳于師叔和我師父、馬師伯都最愛才，因你此次大漠莊之行，胸中先有好的成見，就著這十幾天新春，常時在側，無形之中自比別的同門親近，只內中有一兩位對你看重，或是開口許你隨時前往請教，此後便可得益不少。所以適才觀操，我明知淳于師叔眼尖，已然看見我們，故意涎著臉，當她的面繞路迎上前去，試探一下，看許我們隨侍不許，便是如此。現在我看出各位師長均已對你器重，你又得大漠莊李太師伯垂青，請老山主特准你一人後山獨居，無須再入經武堂隨眾習武，以後不特成就遠大，並可速成。三則不久有奇功一件，師父和我本早暗中商計，揹人前往，不過此事尚需一個能手始能成行。我看今日師父與小周山主說笑情景，頗有前往之意。此事別人不行，我知此事非再有一人不可。師父為人心高好勝，膽大多謀，想到就做，我卻代他老人家擔心。自家人無須客氣，論你現在功夫比我還差，並且去那地方十分兇險，事前非有準備不可，你尚一無所知，如何同往，但是你此次大漠莊之行必有所得，又是恃許可以隨意出入本山之人，好些方便。我知五老如有傳授，必然不宜告人，我此時也無須向你探詢，事卻非你同行不可。五老乃峨眉嫡派傳人，他那玄門正宗傳授，說難極難，說易極易，一經領悟，一通百通，你天資既好，又肯下苦，以我所知，不消多日勤習，必能貫通。你雖入門，一切信符表冊以及衣物用具尚未領取，現值新年，本無須如此亟亟，為了這件奇功，最好今日便由我領你去往後山看好住處，再由我代你向本山司會、器用、糾查等處報到，領取各物，使你今晚便可入居用功，不必在週二師叔家中借住。如能速成，豈非絕妙之事！不過師父性做，暫時不可使他知道，須聽我言相機行事，師弟心意如何？」要知以下一切緊張節目，均在四集內分曉。